

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及其构词考察

赵 明

南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3日

摘 要

文章从历时比较、构词类型、构词性质和语义演变入手, 对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及其构词情况进行了多方面考察。历时比较方面, 对动词性模标“走”1978年前后的构词数量进行了统计和对比分析, 为当代汉语词汇系统在共时层面的能产性提供了有力的历时视角证据。构词类型性质方面, 发现“走X”多为动宾、动补和偏正结构, 倾向于动词性, “X走”多为偏正结构, 倾向于名词性。语义演变方面, 对动词性模标“走”及其构词的义项发展、语义透明度进行了研究。作为观测当代汉语词汇衍生与动态发展的关键案例, 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国际中文词汇教学及汉语词典编纂修订等社会应用服务。

关键词

当代汉语, 新词语, 动词性模标, “走”, 构词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Verbal Model Marker *Zǒu* and Its Word 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ing Zh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June 4, 2026; accepted: July 13, 2026; published: July 23, 2026

Abstract

Drawing upon diachronic comparison, word-formation types, word-formation properties, and semantic evolu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multi-faceted investigation of the verbal model marker *zǒu* and its form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In terms of diachronic comparison, a statistical and contrastive analysis is conducted of the number of *zǒu*-related formations before and after 1978, thereby providing robust diachronic evidence for the synchronic productivity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exicon. Regarding word-formation types and properties, it is found that “*zǒu-X*” structures are predominantly verb-object, verb-complement, and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s and tend to be verbal, whereas “*X-zǒu*” structures are mostly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s and tend to be nominal. As for semantic evolution, the study examines the sense development and semantic transparency of the verbal model marker *zǒu* and its formations. Serving as a key case for observing lexical derivation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is research can better serv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uch as international Chinese vocabulary teaching and the compilation and revision of Chinese dictionaries.

Key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Neologisms, Verbal Model Marker, *Zǒu*, Word Form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学界通常把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汉语称为当代汉语。针对当代汉语新词语大量产生的现象,李宇明(1999)首先提出词语模概念,指出“词语模是具有新造词语功能的各式各样的框架。这种框架由‘模标’和‘模槽’两部分构成。‘模标’指词语模中不变的词语,‘模槽’指词语模中的空位。”[1]固定成分模标是词语模的核心。

“走”在汉语中一直是个常见常用的动词,本义为“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2], p. 1746)。1978 年以来,当代汉语中以“走”为模标产生了大量新词语。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构成了“走 X”与“X 走”词语模。为了更好地考察“走 X”与“X 走”的构词情况,本文限定模标“走”为一个整体,模槽“X”为一个整体,“走 X”及“X 走”为词或短语。研究对象不包括“[走 X]+N”如“走读生”“走马灯”等短语,也不包括“走马上任”“走马看花”“走投无路”“走南闯北”“乌飞兔走”“不胫而走”等成语。

杨克定(1994)讨论了关于动词“走”行义的产生问题[3]。丁建川(2006) [4]、(2008) [5]从新兴类词缀的角度分析了“走”的词义、位置、构词能产性、标记词性等方面的特点和强构词能力的原因。白云(2007)从历时(上古时期、中古时期、近代时期)和共时(现代汉语方言的共时分布)两个方面对“走”的词义系统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描写,并对纵横两向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分析[6]。黄小娅(2012)通过比较“走”在民族共同语和广州话中的演变过程,指出:由于词义演变的复杂性,古汉语常用词在共同语和方言里的变化不可能一致;又由于广州方言和共同语是不同的词汇系统,表现出来的结果也往往不同[7]。

尹明珠(2016)对现代汉语“走 X”的共时词汇化状态进行了考察[8]。作者以“走向”“走时”“走光”“走人”为考察对象,发现它们可以是跨层、动词和动词短语三种情况,然后通过语义、句法角度进一步分析其在三种情况中出现的不同条件,最后得出不同属性“走 X”的判定规则。黄婷婷、毛继光(2017)以构式语法理论为指导,探讨了“走 X”与 X 之间的允准情况,分析考察了“走 X”构式的语义及形成机制[9]。曹桩雨(2019)主要通过新浪微博等网络资料搜集到 400 条“走 X”构式语料,尝试解释其在语音、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特征,揭示其句法和语义构建时的生成机制和认知机制[10]。另外,对“走 X”具体词语的研究主要有:张瀛(1990) [11]、陈海威(2005) [12]、王志英、李艳飞(2013) [13]等。

通过对前人时贤“走”及“走 X”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发现尚存在以下不足:(1) 研究语料方面,不少研究并未从当代汉语新词语出发,或者虽从新词语出发,但语料范围较小,对以“走”为模标生

成的新词语缺少宏观、系统的研究；(2) 研究视角方面，很少从词语模角度探讨“走”的构词相关问题；(3) 研究方法方面，以定性研究为主，对“走”的构词分析缺少定量研究支撑；(4) 研究内容方面，尚未发现对“X走”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未见对“走X”与“X走”的比较研究。下面，本文将针对目前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开展进一步研究。

2. 1978年前动词性模标“走”及其构词历时比较

从构词音节方面来看，由于韵律控制作用，一个音步包含两个音节，动词性模标“走”为单音节，因此，“走X”和“X走”形成的新词语大部分是双音节词语，也有一部分是三音节词语，模槽“X”多是单音节占优势，双音节占从属地位。下面，我们主要从构词数量方面进行历时比较：

2.1. 1978年前动词性模标“走”的构词情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14]及《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15]收词情况¹，按照不同义项分类，1978年前，现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构词如下：

1. 走₁X：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18个)

走边、走道、走道儿、走动₁、走读、走访、走钢丝、走过场、走江湖、走廊、走路₁、走禽、走绳、走失₁、走时、走索、走向、走运

2. 走₂X：跑。(6个)

走笔、走狗、走马、走墒、走兽、走卒

3. 走₃X：移动；挪动。(2个)

走镖、走私

4. 走₅X：离开；去。(1个)

走路₂

5. 走₆X：(亲友之间)来往。(1个)

走动₂

6. 走₇X：通过；由。(1个)

走内线

7. 走₈X：漏出；泄漏。(8个)

走风、走话、走火、走漏、走神儿、走水、走眼、走嘴

8. 走₉X：改变或失去原样。(7个)

走板、走调儿、走色、走扇、走失₂、走味儿、走样

9. X走₁：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4个)

竞走、齐步走、退走、行走

10. X走₂：跑。(2个)

奔走、逃走

11. X走₅：离开；去。(2个)

出走、赶走

¹ 《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于1978年出版。1979年底，因原版损坏需重新排版。借重排之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80年初仅对某些条目稍做修改即交出版单位，1980年第二季度开始排版。即《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第2版属于重排，这次重排仍照第1版排印，这两个版本基本没区别，收词都是五万六千条。1987年版《倒序现代汉语词典》依据《现代汉语词典》(1983版)改排而成，也可以说是据《现代汉语词典》(1978版)改排而成。因此，我们可以依据1978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和1987年版《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统计某个动词性语素在1978年之前位于词语左端和右端的构词数量。

2.2. 1978年后动词性模标“走”的构词情况

根据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构词语料库[16]搜集统计结果,按照不同义项分类,1978年以来,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构词²如下:

1. 走₁X: <动>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27个)

走班、走秀、走婚、走教、走课、走校、走出去、走钢丝、走学、走河、走陵、走花路、走会、走唱、走猫步、走班、走读、走工、走四方、走台、走训、走干、走兄、走线、走伴、走势、走向

2. 走₂X: <书>跑。(3个)

走佬、走鬼、走穴

3. 走₃X: <动>(车、船等)运行;移动;挪动。(1个)

走你

4. 走₄X: <动>趋向;呈现某种趋势。(12个)

走冷、走热、走低、走高、走熊、走牛、走弱、走强、走俏、走软、走好、走跌

5. 走₅X: <动>离开;去。(1个)

走人

6. 走₆X: <动>(亲友之间)来往。(1个)

走春

7. 走₇X: <动>通过;经由(5个)

走路子、走门子、走曲线、走冷门、走票

8. 走₈X: <动>漏出;泄漏。(2个)

走思、走光

9. 走₉X: <动>改变或失去原样。(1个)

走地盘

10. X走₁: <动>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5个)

义走、劲走、暴走、三步走、健走

11. X走₄: <动>趋向;呈现某种趋势。(2个)

低走、高走

2.3. 1978年前后动词性模标“走”构词数量历时比较

为了发现动词性模标“走”的构词发展规律,本文将“走X”与“X走”在1978年前后的构词数量做个历时比较(多义词当作一个词来计算)。根据统计结果,1978年前,“走X”构词44个,“X走”构词8个,动词性模标“走”一共构词52个;1978年后,“走X”构词53个,“X走”构词7个,动词性模标“走”一共构词60个。通过比较看出,在现代汉语百年发展历程中,1978年之前60年,“走X”构词数量一共44个,1978年之后短短40年,“走X”新构造词语已达53个;1978年之前60年,“X走”构词数量一共8个,1978年之后短短40年,“X走”新构造词语已达7个(详见表1)。

从表1还可以看出,现代汉语百年发展历程中,“走X”构词数量(97个)是“X走”构词数量(15个)的6.5倍,数量上整整多出82个。不管是“走X”,还是“X走”,构词数量最大的一直是“走”的基本义项,即“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1978年之后,动词性模标“走”构词数量增长迅速,基本

²本文中出现的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构造的新词语例均来自作者自建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构词语料库,每个词语例均有出处。该语料库收词时间范围为1978~2018年。

义项构词数量为 32 个, 为 1978 年之前(22 个)的 1.5 倍, “走”的其他义项构词数量变化不一, 有保持不变的, 有变得更加活跃的, 也有变得沉寂的。

Table 1. Number of word formations by sense of the verbal model marker *zǒu* (走) before and after 1978

表 1. 1978 年前后动词性模标“走”义项构词数量表

义项分类	义项构词数量	1978 年之前		1978 年之后		同一义项构词总量	
		走 X	X 走	走 X	X 走	走 X	X 走
1. <动>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		18	4	27	5	45	9
2. <书>跑		6	2	3	-	9	2
3. <动>(车、船等)运行; 移动; 挪动		2	-	1	-	3	-
4. <动>趋向; 呈现某种趋势		-	-	12	2	12	2
5. <动>离开; 去		1	2	1	-	2	2
6. <动>(亲友之间)来往		1	-	1	-	2	-
7. <动>通过; 经由		1	-	5	-	6	-
8. <动>漏出; 泄漏		8	-	2	-	10	-
9. <动>改变或失去原样		7	-	1	-	8	-
不同义项构词总量		44	8	53	7	97	15

1978 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迁, 激活了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的构词能力。动词性模标“走”在 1978 年之后构词能力的增强, 并非孤立的语言现象, 而是汉语为因应新事物、新概念与新行为方式所进行的能产性重构, 印证了语言与社会结构的共变关系。其催生的大量新词语, 为当代汉语词汇系统在共时层面的能产性提供了有力的历时视角证据。

3. 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及其构词类型性质考察

下面, 从构词类型、构词性质两方面对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及其构词情况(含“走 X”与“X 走”词语模)进行描写分析。

3.1. 构词类型

构词类型也即结构关系。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的义项不同, “走 X”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关系(详见表 2), 分为动宾、动补、偏正等结构。具体如下: (1) 当模标“走”表示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时, 构成的新词语结构类型分为偏正关系(分状中和定中)、动宾关系、动补关系。状中结构如“走班、走课、走读、走工、走训、走秀、走婚、走教、走学、走会、走唱”, 定中结构如“走佬、走鬼、走干、走兄、走线、走伴、走势、走向”, 动宾关系如“走猫步、走穴₁、走穴₂、走校、走河、走陵、走花路、走台、走四方、走钢丝”, 动补关系如“走出去”。(2) 当“走”表示趋向、呈现某种趋势时, 结构关系主要为动补关系, 如“走跌、走低、走高、走好、走牛、走强、走俏、走热、走软、走弱、走熊”等。(3) 当“走”表示通过、经由时, 结构关系主要为动宾关系, 如“走门子、走曲线、走冷门、走票”。由于“X 走”的名词性特征, 构成的新词语结构类型为偏正(定中)关系, 如“义走、劲走、暴走、健走、健步走”。

3.2. 构词性质

词语模“走 X”中的模槽“X”既可以为名词性、动词性, 也可以为形容词性。其中, “X”为名词

Table 2. Word-formation structural relations of the verbal model marker zǒu (走)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表 2. 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构词结构关系表

构词语序	结构关系	词语例 ³
走 + 名	动宾	走门子、走曲线、走冷门、走票、走猫步、走穴 ₁ 、走穴 ₂ 、走校、走河、走陵、走花路、走台、走四方、走钢丝、走地盘、走春、走光、走人
	偏正	走佬、走鬼、走干、走兄、走线、走伴、走势、走向
走 + 形	动补	走低、走高、走好、走牛、走强、走俏、走热、走冷、走软、走弱、走熊
	动宾	走黄
走 + 动	动补	走出去、走跌
	动宾	走思
	偏正	走班、走课、走读、走工、走训、走秀、走婚、走教、走学、走会、走唱
走 + 代	动宾	走你
名 + 走	偏正	健步走
形 + 走	偏正	义走、劲走、暴走、健走、低走、高走

性的如“走班、走光、走春、走课、走鬼、走势、走人、走向、走台、走穴₁、走穴₂、走冷门、走门子、走曲线、走四方”，“X”为动词性的如“走跌、走读、走工、走训”，“X”为形容词性的如“走低、走高、走好、走牛、走强、走俏、走热、走冷、走软、走弱、走熊”。“X”甚至还可以为代词，如“走你”。整体来看，“走X”中共有新词语 53 个，其中 8 个为名词性(“走佬、走鬼、走干、走兄、走线、走伴、走势、走向”)，其余 45 个为动词性，可见，“走X”大部分都倾向于动词性。词语模“X走”中的模槽“X”为名词性和形容词性。其中，“X”为名词性的如“健步走”，“X”为形容词性的如“义走、劲走、暴走、健走、低走、高走”。整体来看，“X走”中共有新词语 7 个，其中 2 个为动词性(“低走、高走”)，其余 5 个(“义走、劲走、暴走、健走、健步走”)表示一种以行走为形式的户外运动方式，属于比较特殊的名词，可见，“X走”大部分都倾向于名词性。综上，“走X”词性倾向于动词性，“X走”词性倾向于名词性。

4. 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及其构词语义演变考察

语义演变分析方面，本文主要从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的义项发展、“走X”“X走”的语义透明度两方面展开讨论。

4.1. 义项发展

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X”所包含的义项较多，具体如下：动词，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跑；(车、船等)运行，移动，挪动；趋向，呈现某种趋势；离开，去；(亲友之间)来往；通过；漏出，泄漏；为某事而奔走。而“X走”中所包含的义项则一般较少，具体如下：名词，表示一种以行走为形式的户外运动方式。本文认为，这与模标的动词性质及出现时间相关。一般来讲，动词性模标在前的居多，出现时间较早，社会大众继承使用的义项范围更为广泛，前置型模标所包含义项自然较多；而动词性模标在后的相对较少，而且出现时间较晚，由于社会大众使用习惯原因，后置型模标只是集中反映了部分义项，那么其包含义项自然少一些。

³该表新词语例均来自作者自建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构词语料库。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1978年之后,“走”新增加一个义项,“趋向;呈现某种趋势”,并出现大量构词(共14个),呈现词缀化倾向。根据《古代汉语字典》(2版修订本),“走”的本义为“动词,跑,奔跑”,其中还有一个义项为“动词,趋向,奔向”,如:吕不韦《吕氏春秋·审己》:“水出于山而走于海”[17]。可见,1978年之后,“走”的新义项“趋向;呈现某种趋势”在古汉语中已出现类似意义。由于语言的潜显规律,该义项长时期潜隐未显现出来,在1978年之后又重新启用而大量构词。不同之处在于,古代汉语表“趋向”的“走”,意义比较具体,后面一般跟具体的地点名词。而当代汉语新词语中表“趋向”的“走”,意义比较抽象,表示“趋向;呈现某种趋势”,后面通常是形容词(如“走高、走低、走强”),有时也可以是动词(如“走跌”),标志着整个结构为动词,通常表示经济走势或事物发展态势。

4.2. 语义透明度

作为合成词的一项属性,语义透明度体现了词义与语素义的关联程度。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李晋霞、李宇明(2008)借鉴国外语言学中的“语义透明”(Semantic Transparency)概念重新审视词义与语素义的关系,提出“词义的透明度”概念,指“词义可从构成要素的意义上推知的难易度”,并将其分为“完全透明”“比较透明”“比较隐晦”“完全隐晦”四个等级[18]。高翀(2015)指出“语义透明度反映语言单位组成成分与整体意义的关系”,并将其定义为“合成词、词组从其组成成分及组合关系推知其整体意义的程度”[19]。

具体到本文来说,我们搜集选取的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的构词结果方面,对于旧词新义、同形异义、一词多义、隐喻词、谐音词、戏称谑称词、网络用语、缩略词语、混合词、音译词、方言词、其他(如引申义词、婉辞、合音词、黑话、隐语、游戏用语等),语义透明度则比较低。对于这些语义透明度较低的词语,如果没有一定的语境或者解释,一般人很难通过字面形式判断其实际意义。举例说明如下:

走穴₁:泛指在职者(如医生、教师)私自外出靠干本行赚外快。

走穴₂:动词,旧指戏剧界未出徒便背着师傅出外演出。现指为获取经济收入,不经本单位组织批准而私自受聘于他人私自演出。

走你:动词,航空舰载机起飞时,伴随飞行助理指示起飞动作的口令。表示起飞,通行,走吧。

由于词语引申、转喻和隐喻等词义衍生变化机制,“走X”或“X走”在发展过程中,会导致语义的透明度发展变化。“走”或“X”其中一个语义发生了改变,或者构式整体意义发生了隐喻或转喻,词语的透明度就低。如“走四方”(四处游走,没有固定的去处。也比喻不安定),由于词语整体意义发生了隐喻,单看字面意思,无法准确知道词语的完整意义。再如《新词语大词典(1978~2018)》中,“走读”一词意为“喻指基层干部不深入基层踏实工作,而是有事则来、无事则走,对工作敷衍应付”[20]。而“走读”的原本义为“(学生)只在学校上课,不在学校住宿(区别于‘住读、寄宿’)”([2],p.1746)。可见当代汉语新词语中的“走读”已经与其原本义相去甚远,单从字面“走”和“读”完全无法得出整个词语“走读”的含义。“走”或“X”语义没有发生变化,构式整体意义也没有发生隐喻或转喻,词语的透明度就高。如“走台”(①演员在正式演出前在舞台上走动练习,熟悉位置;②特指模特在台上表演),单从字面就可以推断出整个词语的意义,语义透明度较高,类似的还有:“走跌、走高、走好、走牛、走强、走俏、走热、走软、走弱、走势、走熊”。

5. 结论

研究对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及其构词情况进行多方面描写分析,构成了观测当代汉语词汇衍生与动态发展的一个关键案例。通过系统揭示动词性模标“走”在当代汉语中的构词规律,可以为国际中文教学的词汇体系优化与汉语词典的编纂修订提供直接的理论指导与语料支持。一方面,为国际中文

词汇教学中高频新型“走”族词语的教与学提供优化方案,另一方面,为汉语词典编纂修订及时、准确地收录与诠释此类新词语确立学理依据。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构词历时比较方面。现代汉语百年发展历程中,构词音节方面,动词性模标“走”形成的新词语大部分是双音节词语,模槽“X”多为单音节占优势,双音节占从属地位;构词数量方面,“走X”的构词数量是“X走”的6.5倍。不管是“走X”,还是“X走”,构词数量最大的一直是“走”的基本义项,即“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1978年之后,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基本义项构词数量增长迅速,佐证了改革开放之后当代汉语新词语大量产生的事实。

构词类型性质方面。构词类型也即结构关系。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的义项不同,“走X”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关系:(1)当“走”表示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时,构成的新词语结构类型分为偏正、动宾、动补关系;(2)当“走”表示趋向;呈现某种趋势时,结构关系主要为动补关系;(3)当“走”表示通过、经由时,结构关系主要为动宾关系。由于“X走”的名词性特征,构成的新词语结构类型为偏正关系。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在前面时,“走X”倾向于动词性。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在后面时,“X走”倾向于名词性。

语义演变分析方面。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走X”所包含的义项较多,“X走”中所包含的义项则通常较少,“走”的古今义项发展一脉相承,部分义项呈现词缀化倾向和语义抽象化趋势。由于词语引申、转喻和隐喻等词义衍生变化机制,“走X”“X走”在发展过程中,会导致语义的透明度发展变化。

“走”或“X”其中一个语义发生了改变,或者构式整体意义发生了隐喻或转喻,词语透明度就低;反之,词语透明度就高。对于语义透明度较低的词语,如果没有一定的语境或者解释,很难通过字面形式判断其实际意义。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研究与《现代汉语词典》修订”(2023KY0367);2023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后置及其词类转变机制研究”(23BYY007)。

参考文献

- [1] 李宇明. 词语模[M]/邢福义. 汉语语法特点面面观.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146.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3] 杨克定. 关于动词“走”行义的产生问题[J]. 东岳论丛, 1994(3): 73-75.
- [4] 丁建川. 两个新兴的类前缀——看、走[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28(2): 51-53.
- [5] 丁建川. 一个新兴的类前缀——走[J]. 辞书研究, 2008(1): 138-140.
- [6] 白云. “走”词义系统的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0(2): 81-85.
- [7] 黄小娅. 从“走”的变化看词义演变的复杂性——以民族共同语和广州话为比较[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1(5): 81-86.
- [8] 尹明珠. 现代汉语“走X”的共时词汇化状态考察[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 [9] 黄婷婷, 毛继光. “走X”构式研究[J]. 海外英语, 2017(4): 192-193.
- [10] 曹桩雨. 汉语“走X”构式的认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2019.
- [11] 张瀛. “走人”及其他[J]. 殷都学刊, 1990(1): 125.
- [12] 陈海威. 扑朔迷离的“走光”现象[J]. 语文建设, 2005(8): 21.
- [13] 王志英, 李艳飞. “走你”“走起”流行语探微[J].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3, 33(6): 116-118.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1528.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倒序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1269.
- [16] 赵明. 当代汉语动词性模标构词语料库在国际中文教育词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25, 40(4): 149-156.
- [17] 《古代汉语字典》编委会. 古代汉语字典(2 版修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259.
- [18] 李晋霞, 李宇明. 论词义的透明度[J]. 语言研究, 2008, 28(3): 60-65.
- [19] 高翀. 语义透明度与现代汉语语文词典的收词[J]. 中国语文, 2015(5): 439-451+51+480.
- [20] 亢世勇, 刘海润. 新词语大词典(1978-2018)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8: 1174.